

陳湯傳中所言，可以明其然也。

以上五者，就西域人受中國文化較大者而言。由此五者所發生之連帶影響，當更較繁複。例如由中國絲織品之輸入，則服御之制，必隨之變更。例如晉隆安間，法顯至鄯善，稱「俗人衣服，粗與漢同。」漢書西域傳稱：「龜茲王絳賓樂漢衣服制度」可證也。服御既如此，則其他如由錢幣及田作法之輸入，而影響其國之權衡度量；由兵器之改進，而影響其國戰爭之法，攻守之具；此皆可比推而知也。不過中國最不注意性靈問題，因此對於西域人之語言文字習俗及信仰，皆未嘗措意；遂不免為西方宗教思潮所奪。然雖在中國本土，亦不免也。

(一) 鄭譯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七頁；又見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一一〇頁。

(二) 斯坦因亞洲腹部 (Stein, Innermost Asia Fig 173.) 又見向達譯斯坦因考古記一一〇頁六七圖。

(三) 柏格孟羅布淖爾新發見之墳羣。(F. Bergman, Newly discovered graves in the Lop-nor desert.)

(四) 同上引五五頁。

(五) 王靜安先生流沙墜簡後序，關於玉門關之遷徙有所考證，詳見本文。略謂沙畹氏以九十三度三十分托乎拉克布拉克之塞城，為太初以後之玉門關，九十四度為太初以前之玉門關。王氏則以「九十四度為太初以後之玉門關，太初以前之玉門關在今玉門縣，即漢之酒泉郡玉門縣也。唯九十三度三十分之塞城，無可稽指。據漢書西域傳：「往往起亭至鹽澤之語，則以為後修築至鹽澤者。」余按九十三度之塞城與九十四度之塞城相差僅百餘里，當為同時所築，九十四度為關城所在，即玉門都尉所居之地；以西之塞城，乃烽候所在地，皆為太初以後，或即天漢年間所置。由於漢書西域傳「敦煌以西起亭至鹽澤」一語可證也。至敦煌以東之塞城，則疑在元封四年後。由史記大宛傳敘「酒泉列亭障至玉門」於封恢為浩侯之下，可證也。

(六) 亞洲腹部歷史及其在地理上之影響，孫守先譯，載地學雜誌第十七卷第二期。

(七) 觀堂集林卷十七：西域井渠考。

(八) 晉書食貨志。

(九)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一八頁；又二〇八頁。

(一〇)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四五頁插三〇、三一圖。

(一一、一二) 見 Steen Konow 于闐研究，方壯猷譯，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：所謂東伊蘭語即于闐國語考。